

读者

《读者·原创版》杂志社/主编 DUZHE CONGSHU 原创版



• 心灵卷 •

写一封 无法送抵的信

人生的欢乐时光，对抗着挫败与灾难！
我们因此有了继续往下走的理由，
看似不值一提的幸福，
用一双纤小而有力的手推动着日子。

五年
典藏



读者出版集团
DUZHE CHUBAN JITUAN
甘肃人民出版社

野百合也有自己的春天	黄点蓝	105
两个人的千年美丽	池莉	108

第四辑

穿越地平线的渴望

我不容许自己怀疑自己是天才	千絮	112
穿越地平线的渴望	俞敏洪	117
引领你的一生	李开复	122
学习的责任	巴拉克·奥巴马	128
青草远道	蔡成	132
掌声响起来	姜钦峰	135
锯掉的木头能开花	苏小蝉	138
红缎被	马布婷	141
永远都不算迟	北岩	143
失业的日子	土豆	146
你为什么会怀才不遇	乔叶	149
玫瑰不着急	苏小蝉	151
做功课的人	崔艳玮	154
几只兔子不见了	行之他爹	156
两段人生	陈胜	159
一粒苹果种子	林特特	161

彼伏，全然是一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队的景象。到点儿听到开饭的哨响，唱着歌儿收工。

我不知道当大家晚上离开，鸣虎一个人的时候，怎样面对沉寂幽静的夜晚。鸣虎说：“一开始一个人也很害怕，不止是害怕，简直是毛骨悚然。想想吧，山上那么多老坟，总觉得有东西从里面爬出来，摸我的后脑勺……”

“后来花儿来了，我睡觉时它就卧在我床下，半夜起来方便，我一动花儿就能听到，它总是一骨碌爬起来，也不咬，也不叫，静静地跟在我身后……等我回来躺下，它才趴下接着睡。”

最近一次，黄昏喝了啤酒，鸣虎要送给我一首诗，笔和纸找到了，四句打油诗最后一句的一个字却愣是想不起来，没字典可查，鸣虎问我们，我们都笑，谁也不告诉他。

谁相信一个曾经上过社科院教育专业硕博连读的人，连“浩瀚”的“瀚”也不会写。

“要是我告诉了你这个字，就不是你的诗了，也不是你要送给我的礼物了。”

无奈，鸣虎只好找了一本旧杂志，一行一行地找，终于在最后一页，捉贼一样捉住了那个字。

鸣虎和文字渐渐生疏，和泥土迅速亲近。有一次我问他，这样做后不后悔？觉得亏不亏？如果身体好了，会不会有一天重返校园，边教课边著书，桃李满天下？

鸣虎笑指着旁边已经挂果的树：“这不是桃子？这不是梨？还有甜杏、黄瓜、西红柿。远处那些庄稼不是书？一行行的垄沟不是一行行的文字？这座每天都在变化的山，不是我日新月异的生命？”

“可是……毕竟爱智慧才是最高的快乐……”我词不达意，觉得鸣虎的抒情和我说的不是一回事。

“人随时随地可以思考，”鸣虎回答，“不见得每天看《新闻联播》才能保持信息灵通。我只不过把年老退休后才有机会做的事情，提前好好享受了。我也给这山上的花鸟虫兽以休养生息，它们的生命不低于一个人。话又说回来，有多少人能安然地等到梦想中的老年呢？”

我的地里种了莴苣，鲜嫩肥厚的叶子，蘸酱生吃特别香甜；我儿子种了三十几棵向日葵，因为没经验，一多半没灌上浆，当太阳花看，还挺好看。天不负他，还有七八个大圆盘籽粒饱满，晚上我们五六个人，坐在梧桐树下看着月亮嗑瓜子，嘴巴忙得来不及说话。

嗑得差不多了，我说：“鸣虎，我觉得‘瓦尔登山’比瓦尔登湖要好。”

“哦。”鸣虎瞧着我。我“攻击”了他的偶像，但同时抬高了他本人，他一时不知如何回应。

“瓦尔登湖是个隐士，‘瓦尔登山’是个俗人，我和大家一样，喜欢隐士的高贵，也喜欢世俗生活的热闹……”

“你没有非要坚持自耕自种，你给我们每人一块地搞共产主义，你也没有把隔着一座山和我们聊天当做境界。还有，你在这儿住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梭罗在瓦尔登湖边居住的时间，我觉得你对山的爱，和梭罗对湖的爱，没什么不同……这山叫不叫瓦尔登，其实都无所谓，无论叫什么名字，我们都会来。”

鸣虎感动得语无伦次：“亲爱的，最亲爱的……”

鸣虎的病情暂时控制住了，起码没有进一步恶化，医生和鸣虎的朋友们一致认为他的健康奇迹得益于这座梦想中的山。

这山本是鄙陋生硬愚钝的，但因为鸣虎的爱，一天天变得妩媚动人起来。

大地母亲，每时每刻，顺着石头缝、泥土、树根和叶的脉络，源源不断地给鸣虎的四肢注入力量，延缓了他的肌肉下垂。五美元买不到一口的新鲜空气，也让鸣虎呼吸器官的衰竭过程放慢。

清晨，他走在溢满酸枣花香的小径，用小勺拌匀白糖粉，喂一窝刚搬来的蜜蜂。

最亲爱的五十年，年年有蜜糖。

与世界决裂，不如与自我决裂，与心灵中的漆黑决裂。

为了世界的爱，我来到了这个世界。

为了心中的善，我来到了这个世界。

为了这些质朴的元素，我宁愿是黑夜里的精灵。

相安、其乐融融的照片都是某种假象：太阳很好的时光，小美昏昏睡去，花花跑来，兴致勃勃地亲吻和拥抱……

小美可能从来没接受过花花。它会用一百种不同的声调和我们聊天，花花只会三五种。花花的眼睛有时发炎，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花花没有学习过有效的交往礼节，一来就侵占所有地盘（快乐活泼，天真无耻，热情又亲切）。心高气傲的小美尽量保持风度，凡是花花摸过的玩具一律不要，忍无可忍才给一巴掌。

小美常在前方偷偷摸摸弄出响动，花花好奇心勃发，马上冲过去追随。于是一逃一追，愈逃愈追，几趟快速来回，小美返身一扑，把花花扑到肚皮朝上，做势咬住花花的喉咙，结束游戏。小美的满足当然是在最后，花花却觉得前面好玩。于是我们家常发生这种情况：一只小瘦猫在追赶一只大肥猫，一只瞎猫在狂追一只明眼猫，楼梯上响声大作，上去又下来，地动山摇，真是奇景啊。

花花的第四条命就这样在和小美的错位中消磨而过。真相什么的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理解，以及对理解的坚持。后来花花几乎接手了家里全部的猫玩具、猫篮子和整棵猫爬树。而小美，心情复杂，跑去占领了床和我们的膝盖。

第五条命是花花二见医生。和小美一样，我们带它去做了绝育手术。自此，花花丧失了一些功能，比如不能像它母亲那样生养若干孩子；避免了一些危害，比如离家出走和猫艾滋；天性上有一些改变，活泼与好斗减少，不再半夜号叫；获得了更多承诺，我们会抚养它直至终年。

绝育，真是两难的选择。好比我们，学哪个专业，在哪里定居，挑选什么伴侣，是否生养孩子，什么是终极理想，都是如此。面临重大岔路口时，有舍有得。没有舍，也就没有得。有时候我们能自己选择，有时候被他人和时势左右，比如花花交到我们手里的这第五条命。

熟悉猫咪的人都知道，它们长大后 would 变得慵懒，每天要睡16个小时。普通的猫咪蹲着打盹，几分钟后倒伏，或趴，或盘，或侧躺，或仰面，看当时的温度和自在程度而定。花花就特别。它从蹲坐的姿态径直向前，慢慢埋头下去，双耳贴伏，头顶摩地，身体竖弓，岿然不动，能保持个把小时。它就像一个极其虔诚的佛教徒，顶礼膜拜，长时间地修行和自省。

汤里有盐

文_叶倾城

从发现病到爸最后去世不到4个月。那几个月，爸始终不知道自己的病情，他热切地盼望自己快点好起来，积极地看病、吃药、做足疗，得闲也帮家里料理一些事。

那时，我家煤气改管道，原来的煤气罐没用了。正好附近有大学，学生们愿意租煤气罐自己做饭，父亲就在学校周围贴了一些小广告。我忘了租金是多少，一个月2块？至多不超过5块。

两个学生来敲门的时候，正是父亲入土为安后的第二天，不再有吊客盈门。我看着眼前陌生稚气的脸孔，听了好几遍才明白来意：“我们不租了。”轰一声关上门。我恨不能把全世界都关在门外，只留我与我的悲痛相拥而眠。

大概是关门的声音大了，我妈听见了问我：“是谁？”我说：“租煤气罐的。”妈说：“你怎么把人赶走了？”她立刻出了门，站在楼道里喊了好一会儿，才喊回他们。

我妈和我一样，已经几天没好吃没好睡了，却照常与他们谈价格谈押金，谈妥了，就去厨房吃力地搬煤气罐——我冲过去和她一起搬了。

当时的我真的不明白，父亲都不在了，为什么还要做这些破事？这几块钱，要来何用？

又过些年，我自己经历了很多事。

很长的日子里，我无法入睡，黑暗像渐渐凝固的石膏，把我封在里面。强烈的恨意与绝望涌上心头，一夜一夜，我都与想推窗跳下去的欲望拼搏挣扎。而城市夜空，是一种嗡嗡作响的静。

偶尔也有应酬，会出席活动。坐在人家的演播室里，啪的一声，顶灯打开，顿时，无尽的热泪涌上，生生停在眼眶里。多少摄像机对着我，要如何不为人知地拭泪？

每一次我都想，非得去吗？有必要吗？这些能稍微缓释我的痛吗？每一次，还是去了——既然没有当机立断说跳楼就跳楼，就得把眼前的生活安排得妥妥当当。日子，还要继续。

后来，时间慢慢跨过我，像压路机碾过不够驯服的沥青路面。

有一次，我在小区里遇到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年轻女子。她活泼且美丽，一路与推轮椅的人说说笑笑。走近了，我看到她的裤管从大腿处就打了结。她应该不是生来就没有双腿，而是后来受了伤。

她没看到我。看着她的满脸笑容，我明白某种意义上，我就是她。和她一样，我的伤终生不会痊愈，正如断肢不会自己长出来。

但，我将克服这缺陷，并且习惯。

屠格涅夫有篇小说叫《白菜汤》。一个农家的穷寡妇失去了独子。她的脸颊很消瘦，颜色也阴暗，眼睛红肿着，站在小屋的中央，“不慌不忙地从一只漆黑的锅底舀起稀薄的白菜汤来，一调羹一调羹地吞下肚里去”。

妇人说：“我活活地给人把心挖了去，然而汤是不应该糟蹋的，里面放的有盐呢。”

是的，日子是不应该糟蹋的，里面有盐。

这不是意志或者坚强，只是人生。

就觉得浩瀚，就愿意把它说大了。

远远地看过去，河滩上有不少的人。几缕细水，在太阳的映照下泛着粼粼的波光。我们要到那儿，还要穿过几个沅麻的坑，再翻过一片烂石岗子才行。这堆用来防洪的石头，此刻烫得像块烙铁。我蜷紧脚指头，弓起脚心，飞也似的跑过这片石头，然后赶紧把两片脚丫子没入水中。晌午的河水温润润的，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熨帖与舒服。

沙滩上，父亲正找我家的羊。我家有五只羊，都白白胖胖的，此刻所有的羊都扎着堆，它们的头都掩在彼此之间的缝隙里。父亲说，羊们头都扎得低低的，谁还能认得是谁家的。我围着羊群转了一圈，突然抱住一只羊的头，朝着父亲喊，这儿有一只。父亲讪讪地笑着走过来，说你咋认得？我说这是咱家那只断腿老羊，那年冬天偷吃青草，你打断了它的后腿，我一看它后蹄子浅浅地耷拉着，就知是咱家的。父亲两腿夹着羊头，拖着羊往河里去。我接着找其他的羊。

河滩上的人逐渐多了起来，空气中开始有了一阵羊的腥臊味，还有一些低沉的号叫。我顺利地找到了其他的几只羊，一只尾巴肥大，一只塌腰，一只屁股上沾着块洗不下的羊屎，一只是胯上有一块黑标记。那些年，我正好留意观察着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并学会了暗暗地记在心里。当时也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顶多是洗羊的时候帮父亲找找羊，牲口野在地里不回家，我知道它藏在哪条沟岔里，和谁家的毛驴在一块。我还发现，这种时候只要牵住那头驴往回走，再野的牲口也准会一块跟着回来，生拉硬拽动粗都不顶事。我没想到，我在岁月深处拾起的这些并不起眼的东西，二十几年以后会突然金子一般堆在我的人生经验里，让我感受着不劳而获的喜悦。与别人可能扑朔迷离的生活相比，我能轻易地抓住藏在背后的本质，而不会空做一场事，傻等一个人。

父亲已经洗完了那只老羊。剩下的时间，我和父亲一起洗余下的几只。我在水中刨了个大坑，父亲把羊拖进去的时候，水正好齐腰流过。父亲用腿夹住羊，姿势就像秋天搂草时夹着大耙，笨拙而又实用。父亲从羊尾巴开始洗起，我则从羊鼻孔开始洗起。羊很温顺地接受着我给它的沐浴，我洗净了它鼻孔中经年的一些污垢，这样它在以后的日子里可以心通气顺地活着。我洗的时候，动作有些大，但它没有挣扎，它静静地站立着，享受着人类给予的抚慰、温情和关怀。

“那么现在谁在家里？”

“我想我母亲应该在。”

卡尔先生向电话走去。艾尔弗莱德十分紧张，但却提高了嗓门，显出一副谁也不怕的样子——每次出事，他都是这个样子。实际上，自从他离开学校以后，这样的事情已发生过多，而且每次他都会像今晚这样高声叫嚷着为自己壮胆。

“请等一等，”他对卡尔喊道，“您大可不必扯上别人，告诉我母亲实在没有必要！”

艾尔弗莱德尽量使自己说话的口吻像个大人，可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他其实很希望家里马上有人来救自己。

卡尔先生已经拨通了电话。艾尔弗莱德想，妈妈一定会气急败坏地赶来，她也许还会哭。不过他还是希望母亲能在老板报警之前赶到。

艾尔弗莱德和卡尔默默地等着。终于，敲门声轻轻响起。卡尔开了门：“希金斯夫人，请进。”此时，艾尔弗莱德发现，尽管老板仍然彬彬有礼，但神色异常严峻。

母亲满脸堆笑地步入店门，向卡尔先生伸出手来，并礼貌地做自我介绍：“我是艾尔弗莱德的母亲。”

她进来时竟如此平静、友好，这使得卡尔老板也暗暗吃了一惊。

“是艾尔弗莱德又惹事了吗？”她问。

“没错，”卡尔先生答道，“他一直在偷店里的东西，诸如牙膏、唇膏等容易卖掉的小玩意儿。”

她注视着儿子，伤心地问：“是这么回事吗？”

“对。”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缺钱用。”

“缺钱用？”

“交朋友需要钱嘛。”艾尔弗莱德分辩说。

希金斯太太伸出手，轻柔地拍了拍卡尔先生的手臂，似乎是表示对他此刻心情的理解。她说话的口吻似乎表明，她并不想再给卡尔先生添什么麻烦。她说：

的方法，一套套的经典爱情理论便诞生了。不过由于这些理论多来源于情感小说、故事或者爱情电影，实际上对于实践并没有多少指导意义，除了过过嘴瘾之外似乎也找不到其他用处了。在这些男生眼中的“恋爱”，便是这样“谈”的。

处在单身状态的男生经常能在自习室、图书馆邂逅那么几位美女。而在他们看来，邂逅的每一位美女通常总是对自己有那么一点意思，不然何以在一直盯着她看的时候，她也看了自己几眼呢？可是现实往往残酷，过不了几天他就会发现那个“对自己有那么一点意思”的美女的手被另外一个大学男生趾高气扬地牵着了。于是愤愤地骂上一句：“妈妈的，又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咱好男儿志在四方。”最后愤懑地总结：不在沉默中恋爱，就在郁闷中变态！然而千万不要以为这些男生真的就在郁闷中了结余生了，骂过便完，洗洗睡觉。第二天继续上课上自习泡图书馆，偶尔从书本中抬起头来，发会儿呆，期待下一次美丽的邂逅。

这些爱情多停留在幻想阶段，算不得数的。不过大学里的恋爱似乎也像一座围城，处在恋爱中的大学男生往往怀念那段自由自在的单身时光。大学男生的爱情多起自一时的冲动，或者因为对方漂亮，或者因为对方人好，总之，碰到感觉好的女生一般马上便会有种追求的欲望。在追之前和追的过程中，很少会考虑诸如性格差异、经济水平差距等等。一旦追上，似乎骑虎难下，于是便稀里糊涂地告别快乐的单身时代了。别看恋爱中的他们风风火火，特立独行，然而在女友面前却驯服得像头小绵羊。大学女生常常会使些小性子，发些小脾气，这便需要大学男生极大的宽容与耐心，但这种次数多了又不免常常令人心烦意乱。因此常常可以看见恋爱中的男生语重心长地告诫急不可耐的单身汉——“恋爱有风险，踏入须谨慎”。可是回头女朋友一个短信或者一通电话，幸福之情又溢于言表了。可见尽管嘴上说恋爱是件苦差事，实际上那份甜蜜却往往让人欲罢不能。恋爱中的大学男生很容易做出看起来很浪漫但实际上很傻又没有意义的事，比如花上一个星期折999只纸鹤；比如安排好一栋楼各个寝室的开关灯，拼出一个“I Love U”的图形；比如在校园里打出一个横幅——“××生日快乐”。这些事情过后你可能会觉得除了浪费时间和金钱之外一无是处，但恋爱又岂是能用理性分析的？如果每一场恋爱开始之前都先进行一番成本收益分析，那将会多么可怕？因此凭着一股冲动和某种单纯的喜欢便稀里糊涂地恋爱了，这便是大学男生的

我本市井女

文_路博

豆芽菜也有少女时代

中学有篇课文《包身工》，有个女孩叫芦柴棒，大约就是我前身，只不过这辈子我改叫豆芽菜了。

我上学早，15岁已是高二。别看年纪小，个子很会蹿，早早就上了一米六三，混在大我两岁的同学里不仅无需仰视，其实经常还可以得意地俯视，挑剔万般。但谁知道我也是很有心病的啊，这要掰指头才能说清楚……

头条，可怜天生骨瘦如柴（好听了是玉树临风）。十几年来，一日三餐都在老妈软硬兼施下强吞慢咽的，也总全下了肚啊，还是没发起来，身材平得可与任一男生并“板”齐观。二，早在初中我就有个雅号是四眼田鸡了！温柔敦厚的鼻梁上永远是一大框黑边眼镜，冒充学问人，其实，本姑娘玉容遭到了严重破坏！唉，但去掉了眼镜，我当真两眼一抹黑呀。三是最委屈的，从小被那大大咧咧的市井老妈所害，急性转慢性鼻炎耽误至今。犹记小时候，整个院里的孩子，就本女子鼻涕一拖三尺长，玩得高兴总忘记擦，天冷时自动结庐在唇上。三年级有一次挨一女老师猛批，大冬天的，有幸待在她干净暖和的办公室本是好事，可我欣慰之余却莫名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赶紧左右手背换着抹，那鼻涕却如涌泉之恩越抹越汹涌，稀溜稀溜声声脆，越来越紧凑撩人，训了大概没十分钟那女老师终于恶心了，怒喝一声，出去，擤干鼻涕再进来！

小女子赶紧灰溜溜蹩出门，寒风凛冽，还是慎重将鼻涕处理完毕，折回办公室继续受训。可屋里太暖，刚一进屋我可恶的鼻涕又下来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怎么会这么不巧？

怎么会有那样相像的一个人？

直到我看到那个被认为极其相似的男生，才发现，其实他也不过是一两处相似而已。其他的，大约都是女友自己错误的感觉。看过韩国影片《智齿》吗？成年的女主角喜欢上了一个学生，因为觉得他和自己的初恋情人长得很像。但是当她的初恋情人又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才发现，原来，他们之间根本没有相似之处。原来，她并不如自己以为的那样爱这个男人。

四

瑜伽课之前，是Ben的踏板操。Ben是个肌肉健美的男教练，据说很多女孩是冲着他才去上踏板操的。

人们说，当一个人专心于工作或运动的时候是最美的。Ben大概是属于这种。戴着耳麦，穿着运动背心和短裤的他，灵活自如地在踏板上上一上一下，左右来回，精神抖擞，肌肉紧实，活力四射，简直光芒万丈。所有女孩的目光都紧紧追随着他的每一个动作。他像个王，傲然俯视着清一色的女臣民。

但是，当音乐停止，课程结束，走出这个房间的他，突然好像又不是他了。那么普普通通的一个男人：矮矮的个子，口音浓重的普通话，甚至算不上英俊的相貌。刚才那个被众星捧月般崇拜的Ben突然间消失了。

在爱情里，大概也常常会发生这样的错觉吧。在你看来无可替代的那个人，也许在他人眼中平淡无奇，甚至他们还会疑惑：究竟这人有什么值得你这样死心塌地的？而当他望向你，便仿佛世界与你无关，周遭的喧嚣即刻静止，时间停滞。只要和他在一起，你就有无比的勇气，觉得世界上不会有比自己更幸运和幸福的人了。一旦你不爱了，他的那些缺点突然纷纷无限扩大，甚至连先前的优点也会变成不能忍受的缺点。你也许还会百思不得其解：这样一个人，当初我怎么会爱上他呢？

跳着踏板操的女孩们，她们爱的也许只是操房里的Ben。她们渴望得到的，也许只是教练Ben的悉心指导。如果有一天突然在大街上照面，或许也只是点头招呼而已。

野百合也有自己的春天

文_黄点蓝

周末，宿舍里只剩下桃子一个人，大家都约会去了，面带桃花。那就再读几首宋词吧，她喜欢在那样忧伤的语境里找到一些旧时的青苔、落英来滋润缺爱的、干涸的心。桃子姑娘来自乡下小镇，相貌平平，可是似乎又心比天高，于是，如月清幽，宁愿寂寞，宁缺毋滥。近午夜，舍友都陆续回来了，“卧谈”甚欢，大家都在用各种叙述方式炫耀自己男朋友如何得好，她基本上插不进话，像一根狗尾巴草在万花丛里，抱紧自己取暖，无艳无香。终于有同学想到了“剩女”桃子，问她心里的偶像是谁，为什么这样“雪藏”自己？桃子翻了个身，把枕头移到怀里做抱枕，支吾了老半天，才在黑暗中轻轻地说：“刘翔！”所有的人都“哇”地坐了起来，这个理想太宏伟了，也太渺茫了。桃子等大家平静下了，才解释说：“没有爱情，就拜个爱神吧，他只是我心里高不可攀的爱神而已。”她哲学读得最好，也是班级里的才女，也许她是对的，没有人继续去追问、推敲她的“爱神说”。

一夜无话。但是，桃子却有些失眠，大三了，爱情还没有着落，其实，她也曾经憧憬过，却都是遥不可及的人，如同向往宋词里的千古明月。为什么突然间会拿刘翔堵住大家的嘴，她自己也暗笑：“反正都没有，还不如找个超级偶像来震住大家，起码还可以落个‘心比天高’的名号……”这样的夜，抱紧醒着的身体，寂寥而伤心。

桃子坚定地认为自己是“第二眼美女”，第一眼让人看了，没有什么印象，第二眼才可以让人感觉到自己的美。可是，现在谁有耐心去看“第二眼”？寂寞芳心，没有人能懂。她一度也想与一个远在北京的男生网恋一场，这样可以轻易

他们第一次这样正面聊天。汽车音乐很抒情，寒暄两句后是片刻的安静，然后他突然把车停下来，眼睛发亮地看着桃子说：“我注意你好久了！我们都是义工，但是好像你一直没有注意到我……”桃子很是惊讶，这么说，他“对”上自己是蓄谋已久的！也许是自卑，桃子从未正眼去看对面走来的男生……原来早在轮流照顾那对残疾老人夫妻的时候，这个新加坡人就盯上了目光温柔、面目慈爱的桃子，也许她不惊艳，但是内在的美善让她散发出一种别样的芳香。

他介绍说，他叫蒋伟文，来中国进修……“可是我只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啊，那么多班花、系花和校花，你为什么没有看上？”桃子因为不信，所以很轻松地调侃。“我是学中医的，所以对草情有独钟。”他重新发动汽车的时候，侧头微笑，“你是那种需要用心读的女孩！”他坦承自己喜欢有书卷气的女生，这样的女生是要用心鉴赏的！就这样一段30分钟的车程，一下子缩短了彼此的心理距离。桃子终于相信，自己容貌平平也有好处，这样无形中多了一道防火墙，才会让那些真正领略她的美的男人，真挚地用心地接近自己，这样来的爱情更真实……

这样的爱情，润物细无声，由内而外。蒋先生说，他愿意等她爱上自己。他们先相约为对方制作60张小纸条，每天在上面写对方的一个优点，然后再交换……美妙的60天过去后，他们更清楚自己给对方留下的印象，也催化了爱情。在第60张纸条里，蒋伟文这样写道：“我不是最好的，但会给你最好的！”而桃子的表白是：“感谢你用心发现我的好，那么我只好好好爱你！”

“好花堪折直须折”，桃子的情路流水账，终于有了结局，也许这是场朴实无华的爱情，但一定会有个持久耐用的婚姻，这正是她和蒋伟文一致的追求。她们都喜欢日本的一个品牌，叫“无印良品”，去掉包装，平价实惠，而蒋伟文也是这样一个男人，正如他追求桃子的方式，执著而笨拙，但很可爱。桃子说：“即使你没有倾城美貌，也不要拒绝春天——野百合也有自己的春天！”

后她每天坚持写500字。

7岁，同龄的孩子正在屋外玩得不亦乐乎，这么小就开始写作，是不是很痛苦？蒋方舟却认为：“我并没有觉得痛苦。如果让我去和同龄孩子玩游戏，我会觉得更痛苦，我是一个孤僻的孩子，写作是一种个人独立完成的过程，是一种单独的享受。我觉得有话说，就不可收拾地写下去了。我觉得写作的过程是很有趣的。”

父亲对蒋方舟从事写作开始持无所谓的态度，认为就像别的小孩子学画画、学钢琴一样，只是一种简单的业余爱好而已，等他发现事情并不像想象中那样简单时，蒋方舟已经写得一发而不可收，继《打开天窗》《正在发育》后，相继出版了小说《青春前期》《都往我这儿看》，长篇童话《我是动物》。12岁起，给《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多家报刊写专栏，以“邪童”的眼光，歪解一个个中国历史小故事，共发表各类作品逾百万字。父亲惊讶地发现，不经意间，自己有了一位名人女儿了。

北大教授钱理群在看过《正在发育》之后，曾担心他们这一代小孩会成为“调侃的一代”。“虽然我的语言调侃，多少有点尖酸刻薄，但并不代表我对这个世界就是多么不屑、多么不敬的。我觉得一个人的外在语气和叙事态度，并不代表一个人的世界观。我对这个世界还存有一些怯生生的感觉，我的世界还是很单纯的。”对钱教授的担心，蒋方舟如此回应。

除却语言的大胆，引起人们质疑的还有“一个小女孩怎能知道这么多，是不是由其母亲代笔”。“其实，真实的我也只是知道这些事情的名词，对其真正的含义我也不了解。我只是胆子大，把自己知道的写出来而已。我不否认母亲对我早期写作上的影响，但代笔并不存在。”

双重标准的自我衡量

因为“觉得大部分的童话结局都不好，很多都突破了成人心理承受范围，小孩子看了晚上都会做噩梦”，从5岁开始，蒋方舟就不看少儿书而改看成人书了。她认为：“成人书中反而有很多温馨的东西，看了之后会有很温暖的感觉。”